

武漢大學簡帛叢書

曾侯乙墓竹簡 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

蕭聖中 著

內容簡介

曾侯乙墓竹簡共有 215 支，是我國經考古發掘的時代最早的竹簡，也是喪葬類簡中數量最多的一批，其主要內容是關於隨葬儀而陳列的車馬兵甲的記錄，包含的內容主要有車名、馬名、御者及其官職、車的構件與配件、馬用器具、車與馬的配駕、贈贈車馬的種類與數量、兵器與甲冑的配置及木俑等方面，並蘊涵一些關於車政、馬政及車戰陣形方面的信息。這部分材料對於我們探討東周時代的車馬制度、職官制度、喪葬制度及其他相關問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本文在充分吸收其他學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竹簡文本進行了綜合整理（含編聯調整與文字補釋），同時以簡文內容的解讀與闡釋為基礎，從車馬兵甲的對應關係、車名與馬名、車馬器、車與馬的配駕、兵車編隊五個方面入手，結合傳世文獻、其他出土文獻材料及考古發掘材料，對簡文所蘊含的車馬制度進行了綜合考察與研究，是一部關於楚系簡牘文字與先秦車馬制度的力作。

本書適合於出土文獻、古文字學、歷史學及名物制度的研究者及大專院校相關專業師生閱讀、參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 / 蕭聖中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ISBN 978-7-03-030005-8

I. ①曾… II. ①蕭… III. ①竹簡文 - 注釋 - 中國 - 楚國（？～前 223）
②戰國墓 - 出土文物 - 古代交通工具 - 研究 IV. ①K877.5②K8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07541 號

責任編輯：王光明 / 責任校對：劉小梅

責任印製：趙德靜 / 封面設計：譚碩

科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街 16 號

郵政編碼：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 國 科 學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科 學 出 版 社 發 行 各 地 新 華 書 店 經 銷

*

2011 年 7 月第 一 版 開本：787 × 1092 1/16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18 1/2

印數：1—1 200 字數：444 000

定價：95.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我社負責調換）

The Correction and Complement of the Zenghou Yi Bamboo Slips Text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Chariot System

By
Xiao Shengzhong

作者簡介

蕭聖中 1966 年出生於湖北省仙桃市。1984 年就讀於武漢大學歷史系，1988 年到湖北省博物館工作。1999 年晉升為副研究館員。曾多次主持國內外大型文物陳列，如 1992 年赴東京的《曾侯乙墓特別展》、1998 年赴高雄的《湖北省博物館館藏文物精華展》、2006 年的《書寫歷史——戰國秦漢簡牘展》等。2002 年起在職攻讀武漢大學人文學院歷史文獻學博士學位（師從陳偉教授），方向為先秦秦漢出土文獻，2005 年畢業，調武漢大學文學院任教，2006 年轉副教授，並任簡帛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出土文獻、古文字學及古代車制方面的研究。發表學術論文 20 餘篇，出版專著兩部：《四書五經詳解·周易》（2009 年）、《楚地出土戰國簡冊 [十四種]》（與陳偉等合撰，2009 年）。

序

自 1951 年長沙五里牌竹簡發現以來，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已有 30 多批、10 萬字左右。這些重要的戰國文獻，大致分為文書和書籍兩類。屬於書籍的，如郭店竹書、上海博物館藏竹書，以及正在整理中的清華大學藏竹書，是人們思想、觀念的結晶，當時即已比較廣泛地轉抄誦閱，後世也往往有或多或少的流傳，甚至成為中華文化的經典，理所當然地受到學界重視。文書類簡冊，包括官府文書和私人文書兩種。而私人文書，又可區分為世俗文書和喪葬記錄兩類。所有這些文書，當時的流傳面都相對有限，對後世的影響也不能跟書籍相比。加上解讀比較難，關心的人比較少。不過，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文書類簡牘同樣重要。在瞭解古人的生活全景和細節方面，其價值甚至是書籍類簡牘無法比擬的。

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簡，屬於上面說到的喪葬記錄。也許因為是一國之君的遺物，其記載的程序和內容，與類似的包山簡、葛陵簡、望山簡有明顯不同。對於瞭解戰國時小國之君的喪儀及其蘊涵的歷史背景，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不過，由於發掘報告刊佈的照片不夠清晰，在整理者（裘錫圭、李家浩先生）的《釋文與注釋》發表多年以後，仍只有臺灣的謝映蘋、莊淑慧和吉林大學的張鐵慧等幾位學者的學位論文問世。1997 年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等根據原始照片撰成《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一書，頗便學界，隨後白於藍、李守奎、袁國華等學者有幾篇重量級論文發表。近年，趙平安、劉信芳、李天虹等學者也參與曾侯乙墓竹簡一些疑難字詞的討論，情況漸有改觀。

曾侯乙墓竹簡之所以研究比較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的主體內容是車馬制度。漢代雙轅車取代先前的獨轎車以來，這方面的問題就一直令人困惑。根據《周禮》的《春官》、《夏官》以及《考工記》的有限記載，清代學者如戴震、程瑤田、阮元、鄭珍、王宗涑、孫詒讓等人對上古的車製作有較多探索。20 世紀殷墟車馬坑發掘以後，更多的學者，如郭寶鈞、石璋如、孫機、鄭若葵、吳曉筠等先生，注意以新方法和新材料進行研究，一步步逼近上古車制的真相。

蕭聖中博士在 2000 年以前，對曾侯乙墓竹簡已有初步涉獵，並發表過幾篇論文。後跟我攻讀博士學位，同時參與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他承擔了曾侯乙簡、包山簡、望山簡和九店簡的紅外拍攝，並主持曾侯乙墓竹簡的重新整理和研究。當時他還在負責湖北省博物館一部分陳列展覽的設計，工作比較繁雜。但他克服困難，潛心鑽研，在曾侯乙墓竹簡的再整理和再研究方面，

取得了重大進展。

論文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利用紅外影像，新釋出一些簡文，并調整多處編連。前者如第 30、41、46、49 等簡的“駟”，55 簡的“駢”，66 號簡的“莫”，77 簡的“乘”，78 號簡的“裏”，95 簡的“囊”，123 簡的“韜”，174 號簡的“駁”，183、185、199 號簡中的“驕”，等等。後者如 78 號簡簡首“裏”字釋出後，比勘辭例，可知其上當與 53 號簡連讀；第 70 號簡簡末為“縞”字，第 95 簡簡首為“綏”字，“縞綏”一詞，在辭例中常見，將二簡連讀後，文義大體連貫；第 52 號簡開頭二字“馬”、“尹”之間，整理者原以為有扁圓形墨塊，歸於 A 類中，看紅外影像，此處實無墨塊，根據書寫風格和內容，可以放心地接在 210 號簡之下。這些論斷，皆鑿然可信，為曾侯乙墓竹簡文本的正確復原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論文對車馬及其器物名稱的考訂，對車陣和車馬配駕方面的研究，對車馬兵甲對應關係的考察，也儘量總結已有成果，有所推進。論文答辯時，通信評閱的幾位同行專家、李家浩教授主持的答辯委員會，都給以充分肯定。

聖中畢業後留武大文學院講授文字學等課程，並在簡帛研究中心兼職。在承擔繁重的教學、研究工作的同時，他對學位論文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字數幾乎擴充一倍，較之先前已有煥然一新的感覺。戰國秦漢簡牘是一個大有可為的學術領域。曾侯乙墓竹簡本身，也有許多奧義有待探索。希望聖中以博士論文的出版為起點，在曾侯乙墓竹簡和戰國秦漢簡牘的研究中，作出更多成果。

陳 偉

2010 年 8 月 19 日於珞珈山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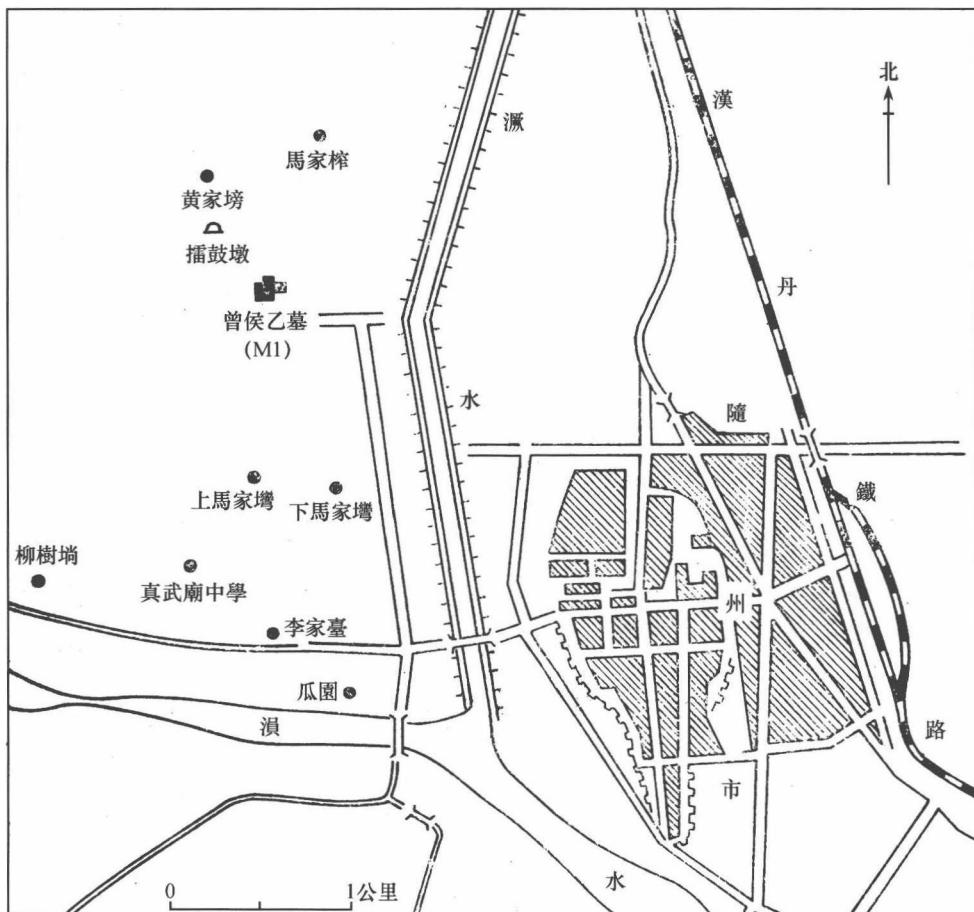
序	陳 偉 (i)
第一章 概論	(1)
第一節 出土概況	(1)
第二節 竹簡的性質	(3)
第三節 格式與內容	(4)
第四節 研究現狀	(6)
第五節 本書之篇章結構	(9)
第二章 竹簡編聯的局部調整	(13)
附：曾侯乙墓竹簡形制一覽表	(26)
整理號與出土號對照表	(33)
第三章 釋文補正	(37)
附：簡序調整後的新序簡文示意	(131)
曾侯乙墓竹簡殘泐字補釋	(149)
第四章 車馬兵甲的總計、分類與對應關係之考察	(159)
第一節 石黑日沙子的研究	(159)
第二節 關於葬儀用車對應關係之考察	(160)
第三節 車馬兵甲總計之考察	(162)
附：石黑氏論文附表	(169)
第五章 簡文所記車馬名稱考釋	(174)
第一節 竹簡所記車名	(174)
第二節 竹簡所記馬名	(185)
第六章 簡文所記車馬器器名考釋	(194)
第一節 簡文所記車器及車構件	(194)
第二節 簡文所記馬用器具	(211)
附：簡文所記車器、車構件及附飾分類表	(217)
簡文所記馬用器具分類表	(222)
第七章 車與馬之配駕	(225)
第一節 簡文所記車馬配駕之概況	(225)
第二節 駕馬數與身份等級之關係	(228)
第三節 配駕馬的毛色與車主身份	(230)

第八章 兵車之配置與編隊組合	(232)
第一節 兵車之配置	(232)
第二節 陣形與編隊組合	(234)
附錄一 楚簡車名彙釋	(239)
附錄二 楚國車馬制度考述	(247)
附錄三 紅外拍攝實踐之心得	(259)
附錄四 楚簡車馬材料匯輯	(261)
主要參考文獻	(274)
後記	(284)

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出土概況

曾侯乙墓位於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城關鎮西北郊擂鼓墩附近，原編號為隨縣擂鼓墩一號墓。隨縣在湖北省中北部，長江之北，漢水之東，北與河南信陽市、桐柏縣相鄰，東南距武漢市 155 公里。擂鼓墩屬丘陵地帶，山的東端為一圓形山包，地名東團坡，高出河旁平地約 20 米，為墓坑所在地（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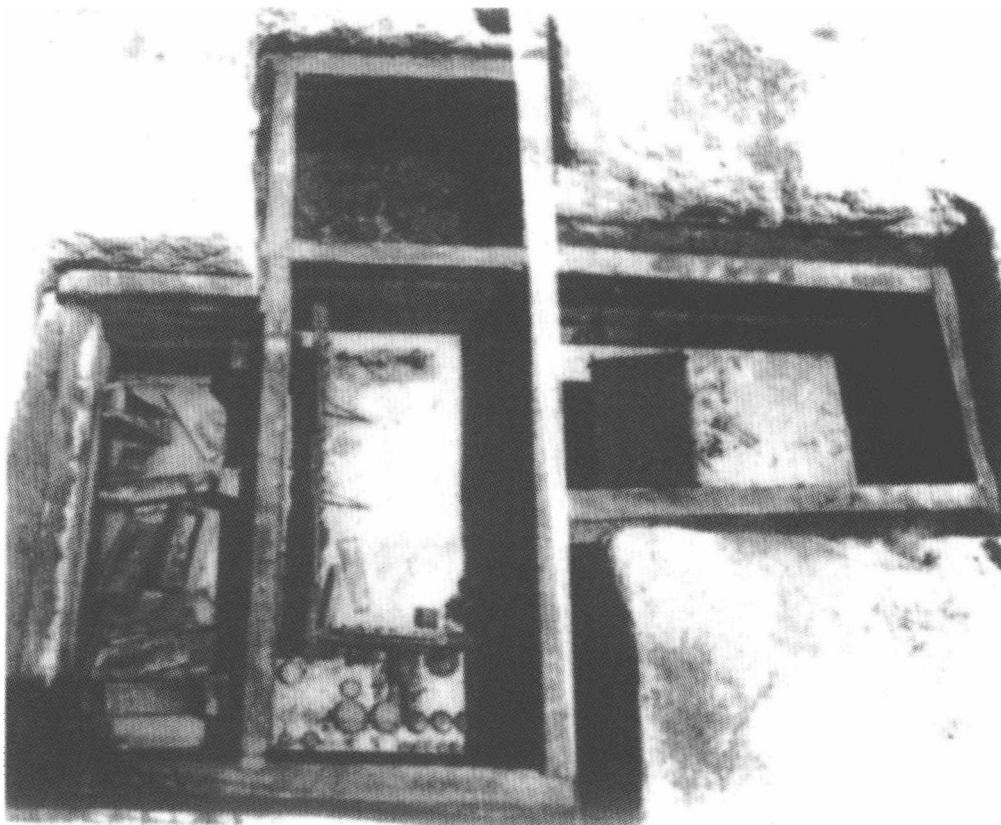


圖一 曾侯乙墓出土位置示意圖

（采自《曾侯乙墓》，第 1 頁）

曾侯乙墓於 1978 年初被發現後，在“湖北省隨縣擂鼓墩古墓發掘領導小組”領導下，由省、地、縣文博單位及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專家和技術人員組成的湖北省隨縣擂鼓墩古墓考古發掘隊（譚維四任隊長）進行了兩個月的發掘清理（5 月到 6 月），共出土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金玉器、漆木用具和竹簡等 15000 餘件。根據墓中所出青銅禮器、用器、樂器及兵器上所見 200 多處自銘，可知墓主人為曾侯乙，是諸侯國國君，下葬年代在公元前 433 年或稍晚於此的戰國早期。

曾侯乙墓是一座大型巖坑豎穴木槨墓，平面呈不規則多邊形，方向正南。墓口東西長 21 米，南北寬 16.5 米，總面積約 220 平方米。槨室分東、中、北、西四室，各室隔牆底部有方洞相通（圖二）。



圖二 曾侯乙墓槨室全景

（采自《曾侯乙墓》，圖版六）

竹簡均出自北室，與兵器、皮甲等放在一起。因編繩朽斷，加之墓內積水，出土時已散亂。絕大部分位於北室西北部成兩堆上下疊壓著（編為 N. 59 上和 N. 59 下），壓在零星的甲冑片之下，另有少部分漂浮散落在北室中間偏西處（編為 N. 48），這部分在甲冑片之上。另有七枚簡當時沒有編號（編為北待編 1—7）。與此類似的是，江陵

天星觀一號墓所出遣策、包山楚墓所出遣策之車馬兵甲部分也均與車馬兵器置於同一櫥室^①。竹簡出土共 240 枚（不包括空白無字簡^②），整理時經對殘斷簡加以拼接，合編為 215 號。

此外，北室另外出土有竹簽牌三枚，均墨書“輶軒之馬甲”字樣，原來當是繫在馬甲之上，竹簽下端兩側各有一缺口，用於繫繩。

第二節 竹簡的性質

曾侯乙墓是目前為止我國通過科學發掘而出土的時代最早的竹簡。簡文內容屬於喪葬記錄，所記內容均與葬儀有關，是關於所有受納或自備之車馬兵甲的詳細記錄。這種記錄古人稱為贈書與遣策。《儀禮·既夕禮》：“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鄭注：“方，板也。書贈奠賄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又云：“策，簡也；遣，猶送也。”賈疏：“編連為策，不編為簡。……上書贈於方，此言書遣於策，不同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贈物名字少，故書於方則盡，遣送死者明器之等並贈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書之於策。策書明器之物，應在上文，而於此言之者，遣中並有贈物，故在賓客贈賄與贈之下特書也。”

陳偉先生在分析了古書對書贈與書遣、讀贈和讀遣兩種儀式的記載，並對包山簡牘和曾侯乙墓竹簡的相關記錄進行分析後指出，古人在治喪時對饋贈物品的記錄與隨葬物品的記錄在用語上是有明確區分的，並建議“對於墓葬中出土的贈贈記錄，也許最好採用《儀禮·既夕禮》提到的‘書’的叫法，統稱為‘贈書’”^③。

劉國勝先生將這兩種喪葬記錄文書加以定義和區分：《贈書》是助喪活動中的有關贈贈物品的記錄；《遺冊》是遺葬行為中的有關隨葬物品的記錄^④。

具體到曾侯乙墓竹簡，簡文所記既有大量的贈贈物品，也有不少是自備物品，按理應對其中屬於遣策和屬於贈書的兩部分作一區分。簡文所記自備車與贈贈之車尚能通過用語格式作出大體區分，如祇記馭者名（含官名）的為自備車，記贈者名（格式為 ××之×車）及使用“駕”字的車為贈贈之車。葬儀用馬之中，除 208 簡所記“宮廄之馬”以外，其餘馬匹均為贈贈之馬。但是，由於自備車多以贈贈之馬為駕，這就造成了遣、贈兩種儀式行為的交叉。所以我們籠統地將它定性為“喪葬簡”或“喪葬記錄”。同時，為慎重起見，我們在行文中暫且以“曾侯乙墓竹簡”稱呼這批竹簡，引用其他學者意見或表述時，有時也稱之“曾侯乙墓遣策”。

^① 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第 109 頁；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第 275—277 頁，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② 出土時空白無字簡到底有多少枚，現已難詳。

^③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第 190—192 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

^④ 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第 4—7 頁，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 5 月。

第三節 格式與內容

一、編連與書寫

曾侯乙墓竹簡出土時保存基本完好，斷簡多可拼接。整簡長度一般為 70—75 釐米，寬 1 釐米，厚約 0.15 釐米。出土時編繩已朽斷，從簡上的繩痕、契口判斷，係用上下兩道細繩編連成冊。編繩間距為 34.1—43.8 釐米，而在繩痕上下之兩字，其間距較同簡其他字間距為大，且未見有字被繩壓住的情況。

除一號簡一枚兩面書寫外，其餘皆寫於篾黃一面。書寫從頂端起，不留天頭。一般寫至簡末再續接下一簡，一部分簡簡末也留有空白^①。每簡字數從 4 字（簡 118 號）到 62 字（簡 212 號）不等，總計字數約 7000 字。

在竹簡 1 號的背面，寫有“右令建馭大旆”六字，這一篇題應是在全部清冊寫完後，隱括簡 1 正面“右令建所乘大旆”一語而書寫的。

簡文常見符號有 =、■、●（或▲）三種。

“=”是古代常見的書寫符號，表重文或合文，簡文中祇有表合文一種用法。如“駟=”代表“四馬”。

■多作正方形，個別作長方形，一般用於小結簡的開頭，如“■凡新官之馬六乘”（148 號簡），是其前面所記新官之馬的六簡之小結；有時也用於一段文字之末，表文意結束，如“馬之轡，紫勒，屯鼈毳羽■”（44 簡）。

●（或▲）多作扁圓形，少數也作三角形或不規則形，主要用於表提示，提示的主要人名、御者官名或車名，前置、後置或置於人名或物名之間（第一字之後），位置並不固定。另外，對總計某車所載裝備物時，也用了此符號表提示。前置如：“●魚軒：紫錦之裏（54 號）”；後置如：“大旆▲：一真楚甲（122）”、“裘定●馭左殿”（127）；置於名稱之中者，如：“大▲殿：三真楚甲（124）”、“哀●裏馭左禪旆”（127）。

簡文墨書，出土時字跡大都清晰可辨。字體與目前所見戰國楚簡差別不大。何琳儀先生在《戰國文字通論》中，以曾、楚文字的高度相似性，將曾國文字劃歸為楚系文字^②。同時，我們發現，曾侯乙墓竹簡文字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如與其他楚簡文字的簡化遠遠多於繁化的狀況相比，曾簡文字簡省筆劃的字偏少，而增繁字更多，增飾

^① 主要的楚簡中，包山楚簡、望山楚簡、九店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也採用了這種書寫方式，而信陽長台觀一號墓竹書等則在簡頭、簡尾均留有空白。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第 135、148 頁，中華書局，1989 年。

部件主要有“口”、“羽”、“又”、“止”、“土”，等等^①。另外，在偏旁選用上，也更多地使用較繁複的偏旁，如以鼠旁代豸旁，儘管楚簡文字中也常常看到，但曾簡中鼠旁的使用數量與比例明顯多於其他楚簡。馬字以及以“馬”為部首的字，楚簡均作省形，而曾簡不省。集字，楚簡一律從隹，而曾簡從鼈。例外的情形是“狐”字，曾簡從犬，而楚簡（包山及天星觀簡）從鼠。還有竹字（包括作部首的“竹”字），楚簡均增飾作囂，而曾簡祇有個別增繁，其餘均無飾筆。據莊淑慧的統計，曾簡簡文中所出現的異體字，以“繁化”與“形符互換”兩種類型最多，分別有 15 例與 11 例，占全部異體字總數的 78.8%，而以“方位互換”和“簡化”方式所產生的異體字，則僅有 3 例和 4 例^②。

二、簡文的內容

簡文所記內容為關於葬儀所用車、馬、兵、甲等的情形。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

- (1) 馬車和車上的兵器裝備 (1—121)。格式分為有御者名（如 39—41）和無御者名兩種（如 54—57、67—69）。
- (2) 記車上配備的人甲冑和馬甲冑 (122—141)。格式也分為有御者名（如 129—130）和無御者名兩種（如 122）。
- (3) 記駕車之馬 (142—209)。格式主要有三種：馬名 + 車名（簡 142—186、205、206）；駕者名 + 車名 + 馬數（簡 187—204）；官名 + 馬數（簡 210、52、211）。
- (4) 記隨葬木俑等物品 (212—214)。

經過我們的統計，簡文所記車馬兵甲數量如下^③：

- (1) 葬儀用車共 79 乘，其中自備車 43 乘（簡 121），贈贈馬車 34 乘，另乘畋人贈驥車和蹕車各一乘。
- (2) 助葬馬總數為 207 匹，另有乘畋人贈贈兩驥（據 142—206 號簡）。
- (3) 裝備兵器：弓 36 張（數目字殘去者計為 1）、矢 2650 枚、箭 78 具（含 114 简直箭）、戟 22 套、戈 44 柄、殳 7 柄、晉殳 9 柄、盾 38 具（據簡 3—115）。
- (4) 裝備甲冑：人甲 64、馬甲 86（據簡 140，未計簡 50 及簡 70 所記人甲 5、馬甲 6）。

而墓中出土：

- (1) 兵器：弓 55、矢 4507、戟 30 套（含戟頭 72）、戈 66 柄、殳 7 柄、晉殳 14 柄。
- (2) 車馬器：車轡 76 件、馬銜 40 件、馬鑣 38 對。

^① 加“口”增繁的如組、宰、頸、旃、勒等，加“羽”的如旗、旃，加“又”的如紳，加“止”的如衡，加“土”的如離，等等。

^② 莊淑慧：《曾侯乙墓出土竹簡考》，第 198 頁，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1995 年 6 月。

^③ 統計數與筆者 2005 年博士學位論文有出入者，以本次統計為準。

(3) 甲冑：殘損太甚，總數難詳，祇清理出人甲 13 件（相對完整），馬甲 2 件（不完整）。

經過與墓葬器物的對比，我們發現，車馬、甲冑已難詳其對應關係，而隨葬兵器幾乎每一類都多於簡文所記數量。

第四節 研究現狀

曾侯乙墓竹簡是我國考古發現時代最早的竹簡，也是喪葬類簡中數量最多的一批，其主要內容是與喪葬有關的車馬兵甲的記錄，包含的內容主要有：車名、馬名、御者及其官職、車的構件與配件、車與馬的配駕、贈贈車馬的種類與數量、兵器與甲冑的配置等，並蘊涵一些關於車政、馬政及車戰陣形方面的信息。這部分材料對於我們探討東周時期的車馬制度、職官制度、喪葬制度及其他相關問題，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曾侯乙墓竹簡出土後，裘錫圭先生隨即撰寫了《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一文，發表於《文物》1979 年第 7 期，對竹簡文字和編鐘及其他器物上的銘文進行了介紹和初步研究。竹簡文字經過裘錫圭、李家浩先生幾年的整理，撰成《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列為 1989 年 7 月出版的《曾侯乙墓》報告的附錄一。這篇釋文與考釋堪稱楚簡整理作品的經典，為以後的竹簡整理建立了良好的範式。

由於可資比較的傳世文獻嚴重缺乏，竹簡出土二十多年以來，除整理者原有的釋文注釋及一兩篇相關論文以外，學界關於這批竹簡的系統研究成果或直接以曾侯乙墓竹簡為題的論著不算太多，且絕大部分都是考釋竹簡文字的，少數涉及車馬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主要有（按發表時間順序）：

(1) 臺灣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謝映蘋的碩士學位論文《曾侯乙墓鐘銘與竹簡文字研究》(1994 年 7 月)，其中探討了竹簡文字特色與篆隸的關係、曾侯乙墓鐘銘與竹簡文字的比較，並附有最早的竹簡文字表。

(2) 臺灣師範大學莊淑慧以《曾侯乙墓出土竹簡考》為題撰成碩士學位論文(1995 年)，除論及車馬制度以外，對竹簡形制及異體、通假字也有一些考察。

(3) 吉林大學張鐵慧先生的碩士學位論文以《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為題(1995 年)，是目前最早的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作品。文末附有《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訂正》，對簡文中的部分字詞進行了考釋和訂正。該文的部分內容後經整理，以《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讀後記》為題發表於《江漢考古》1996 年第 3 期。這也是早期曾侯乙墓竹簡論文中很重要的一篇。

(4) 《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由於《曾侯乙墓》報告所發表的照片不夠清晰，1997 年，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等據原始照片重做摹本，並做了字例索引，編成《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臺北) 藝文印書館，1997 年)，頗便學者，對原釋文的錯誤有一些訂正，又根據照片新釋出不少文字。

(5) 日本學者石黑日沙子《關於曾侯乙墓出土竹簡的考察》一文，考察竹簡內容

的前後對應，對竹簡所記第一類記車簡、第二類記甲冑的簡及第三類記馬的簡進行比對，給出了大部分車的前後對應關係，並論及竹簡所記職官、曾楚關係等^①。

(6) 對“水”部字的訂正與補釋。袁國華《由曾侯乙墓竹簡幾個從水的文字談起——兼論〈詩·周頌·殷武〉“深入其阻”句「采」字的來歷》，發表於《中國文字》新廿三期，(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12月。李守奎《曾侯乙墓竹簡“水”部字補釋》，發表於《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在袁的基礎上補釋和訂正了一些原釋從手部的字。二文結論可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第一次對曾簡疑難字的補釋與突破。

(7) 白於藍先生的研究，主要有：《曾侯乙墓竹簡中的“鹵”和“櫓”》，《中國文字》新廿九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12月。《曾侯乙墓竹簡考釋(四篇)》，《中國文字》新三十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11月。其中後一篇在筆者2005年博士論文發表之前業已定稿。二文從文字考釋與解讀入手，內涵豐富，創獲頗多，解決了簡文中的一些疑難字詞和一些車馬兵甲類名物的名實對應問題，結論可靠，是近年關於曾侯乙墓竹簡考釋和車馬制度研究的力作。

(8) 張新俊撰有《上博楚簡文字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4月)，涉及不少曾簡文字。其中附錄一篇《曾侯乙墓竹簡“輶”字補釋》，後刊於《廈大史學》第二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該文在李零先生意見的基礎上，將曾簡的“輶”字細分為兩種字形，並對“輶”字的字形來源與解讀等相關問題作了探討。

(9) 趙平安的研究。《釋曾侯乙竹簡中的“綽”和“桮”——兼及昆、鼴的形體來源》，發表於《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趙平安另有《戰國文字中的“宛”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以與縣有關的資料為中心》(《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戰國文字中的鹽及相關資料研究》(《華學》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等文章，也涉及曾簡文字。均極有發明和心得。

(10) 劉信芳的《曾侯乙簡文字補釋六則》，發表於《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所釋第11簡的幾個兵器名，解決了該簡兵器名長期存疑的一些問題。對其他名物用字的考釋，亦頗多新見。另外，劉信芳先生的《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及長文《楚簡器物釋名》(刊於《中國文字》新廿二、廿三期)，也有較多內容涉及曾侯乙簡文字。

(11) 李天虹《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轩”》，發表於《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年)。釋“轩”為“摶”的初文，由此將荀轩、荀輶分別釋為荀晉、荀筵(均為席類物)，所釋精到，且旁及望山M2簡23號的晉字、金文從水從爭之字等，疑義均迎刃而解。另外，李天虹早期還寫過一篇相關作品《曾侯乙墓出土車轂銘

^① 石黑日沙子：《關於曾侯乙墓出土竹簡的考察》，劉曉路譯，收入《簡帛研究譯叢》第二輯，第1—29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字補正》，刊於《江漢考古》1991年第1期。

(12) 華東師大的鵬宇碩士（劉志基指導），最近發表其學位論文《曾侯乙墓竹簡文字集釋箋證》，不但將既有的考釋成果系統而又完整地呈現出來，且於箋證部分有大量自己的見解和發明。

(13) 筆者的系列研究。筆者早先發表過兩篇關於曾侯乙墓竹簡的較為粗淺的論文，即《略論曾侯乙墓遣策中的車馬制度》（《鴻禧文物》1997年第2期）、《曾侯乙墓遣策中的輶車、乘輶和輶軒》（《江漢考古》1999年第1期）。更多的以曾侯乙墓竹簡為題的論文是在博士學位論文《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武漢大學，2005年）發表之後陸續寫成的，如：《關於曾侯乙墓竹簡編連的調整（二則）》，《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曾侯乙墓竹簡編聯與綴合關係的局部調整與考察》，《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年第5期；《曾侯乙墓竹簡殘泐字試補十九則》，《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訂補（十則）》，《簡帛》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曾侯乙墓竹簡所記兵車對古代車陣研究之啟示》，《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8年第4期。新近出版的《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其中的曾侯乙墓簡冊部分主要由筆者撰寫，對以前的一些觀點有所訂正。

海内外一些學者的論文或著作中還有不少涉及曾侯乙墓竹簡字詞考釋、字形或車馬制度，比較重要的有：

(1)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9年修訂本。此書雖是工具書，但在字形隸定方面也有自己不少的見解。與此書相關聯的成果主要有二：一是李零的《讀楚系簡帛文字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五輯，科學出版社，1999年），言簡意賅，對曾侯乙墓竹簡部分有較多的訂正。二是安徽大學吳紅松的碩士學位論文《〈楚系簡帛文字編〉校定》（2003年5月），其中《〈楚系簡帛文字編〉校勘》（曾侯乙墓部分）在《古籍研究》2003年第2期發表。二文於曾簡文字有較多的總結和新見。

(2)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何先生關於曾簡文字的意見大部分見於此，是集大成的作品。其弟子程燕撰有《戰國古文字典訂補》（《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中華書局、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所校正、訂補的文字甚多，亦頗多新見。

(3) 湯餘惠主編的《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這是最早的以照片形式編彙的戰國文字編著作。

(4) 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這是目前最具權威性的楚系文字編著作之一，對曾侯乙簡文字的隸定多有訂正。

(5) 韓同蘭《戰國楚文字用字調查》，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5月。作者以建立楚文字語料庫的形式對楚文字的字數、字量、字頻、異體字、古今字、常用字、次常用字、生僻字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和分析。

(6) 施謝捷《楚簡文字中的彙字》，《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五集，黃山書社，2003

年；《隨縣望山包山江陵郭店楚簡釋文》，電子版（內部交流），2003 年。其中，後者因採嚴式隸定，釋字精審，成為楚簡研究學者們電腦中不可或缺的裝備之一。

(7) 徐在國《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學術界》2003 年第 1 期。《談新蔡葛陵楚簡中的幾支車馬簡》，《簡帛》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二文均有不少涉及曾簡文字或車馬制度的內容。

(8) 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其中有一些關於曾簡的內容。

(9) 田河《出土戰國遺冊所記名物分類匯釋》，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 4 月。所釋涉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及名物制度的較多，新見亦不少。

從總體上看，對曾侯乙墓竹簡文字考釋方面意見相對成熟，但疑義也還不少，筆者擬利用新拍紅外照片，在這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補釋。而車馬制度的研究目前仍無大的突破，挖掘也不深入，故我們認為非常有必要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和綜合性的考察。

第五節 本書之篇章結構

本書之主體構成分為兩個部分：

一是對竹簡文本的綜合整理，包括：

(1) 概論：介紹竹簡的出土概況、性質，簡文格式與內容，並首次發表我們通過精確測量所得到的每支竹簡的詳細尺寸。

(2) 編聯的調整：對於當時因殘損難以定位而臨時編在第 77 至 114 號的 38 支殘簡及其他位置的若干有疑問的殘簡進行重新考察，嘗試找到這些簡彼此之間的綴合關係或相對合理的連讀關係。

(3) 文字集釋：首先是發表我們通過觀察原簡及根據原始照片、新拍數碼紅外照片對原釋文所作的補充和少量修正，其次是引述對釋文、注釋的訂正和新見，對原整理者的少數筆誤也予以標出，由此形成新的釋文文本和解釋。由於考釋與訂正需要引用較多的圖片，為便於行文，我們將自己對殘泐字的研究與考察以附錄的形式另文列出，而在主體文本的解釋中，祇給出結論。對一些名物的詳細考察與詁訓，因在“車馬制度研究”部分有專論，也祇出結論性意見。

二是關於車馬制度的初步研究。車馬制度是一個涵蓋甚廣的概念，宏觀的如馬車之分類、用車之禮儀與身份等級、車政與馬政，微觀的如馬車之復原、車馬器的形制與功用、馬車之係駕等，均屬於其研究範疇。中國先秦時期曾長期使用獨輶車，馬車是貴族生活中與衣、食並重的事物，車馬對於身份等級的標示至關重要，而一部先秦戰爭史，幾乎就是一部車戰的歷史。探討先秦的車馬制度，對於禮制的研究及先秦時代生活場景的復原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從漢代開始，戰車退出歷史舞臺，而獨輶車的代步功能也為雙轅車所取代。當漢儒注禮經時，往往以漢代的車制來比附殷周車制，